

海棠记(下)

□马国福



一个夏天,家里的海棠长到了近两米,一盆花里开出了近十箭花,整个海棠颇有儿孙满堂的喜庆。花越长越高,时间长了,就很少再开花了。莫非它生病了?想念遥远的那个家了?花也会有乡愁的吧?

我打电话向远方的姐夫请教,他是养花高手,他说把花从骨节上方一寸处再剪下来泡在水瓶里。过段时间就会从关节处重新爆出新枝,结出新花苞。我说我舍不得剪啊,姐夫说舍不得剪那它只长个子不开花。

犹豫再三,我痛下决心,拿起了“罪恶”的剪刀。那段时间网络上流传着“待我长发及腰,哥哥娶我可好”待我长发及腰,各种版本的如何如何。我也不免俗,在剪海棠的时候做了一首打油诗:你已长发及腰,我给你两刀真好。为了你的前程曼妙,阵痛过后是你的荣耀。

茂盛的海棠花,在刀刃给予的短暂疼痛中修行着。当我的剪刀穿过它的身体时,我明显感觉到花的惊悚,似乎它的肌肉在收紧,神经在痉挛。然后,有清澈的汁液缓缓渗出,是泪?是气血?是投诉?是阵痛过后的欣慰?是仇恨?是慈悲?是感激?我说不清,只有花自己知晓。

这不是手术的手术。养花需要一颗慈悲心,练就这颗慈悲心实属不易。

后来,我把剪下来的海棠水培了半个月时间后带到办公室栽到花盆里。或许是我办公室的风水好,那海棠在向阳的窗台上开得格外妖娆茂盛。几个月时间,又长到了两米多高,机关里的同事经过我的办公室后,都不由得进来赞美一番这英雄的海棠,感慨我这边的风水好,花愿意开。或许花和人一样,也有虚荣,这种虚荣会助长它的灵性,越赞美越旺盛,越赞美越机灵。

有的同事有事没事就喜欢到我办公室串门,一进门眼巴巴地盯着吊满宫灯般的海棠赞美个不停,有的还拍照发自己的微信朋友圈。有的拜托我一定给他水培一两支。不断有同事向我求海棠枝,我把剪下来泡在水瓶里的海棠枝让他们自选。他们挑选了如意的花枝脸上带着满足的喜悦和期待走了,而我有点失落,尽管他们对我连连感谢,有的甚至给我回馈礼物,但我总觉得有一种嫁女儿的悲壮与不舍。一支支海棠流落到了市里、县里、区里、镇里、村里。那一年,我们机关里大大小小的二十几个办公室里都有我“分娩”出去的海棠花。他们遵照我的养花心得,也不断地剪枝水培分别送给亲朋好友。

海棠在不同的空间里轮回、涅槃。我们单位是一个处级单位,单位名称的最后三个字“管理处”,同事们笑称说:竹节海棠是我们的处花。我想,这不是我的荣耀,而是海棠花经历一次次阵痛后自身修来的荣耀和福报。

嗯,真是英雄的母亲花,最不需要计划生育的母亲花。

我经常在微信里晒出忠实记录花开花谢的图片和文字,看得南京、苏州、盐城的谢家朋友们个个心痒痒,他们纷纷向我求花。于是我找来硬纸盒子给他们小心翼翼地包装好顺丰快递出去。我快递出去的不是花,是一种对美的期待、流转、希望。我知道,只有懂它的人们才配拥有这样同频的共鸣与珍惜,每一支花抵达它的新主人家时,我都有一种日本茶道精神中“一期一会”的庄重。我交给你们一枝花,如同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你们要庄重承诺,善待这个孩子,善待它给予你们的颜色和悲喜。

苏州的作家王一梅、东台的作家丁立梅,她们收到我的花后精心伺候,花开后都给我拍来图片,分享那份喜悦和快乐。美衍生美,美在美中做乘法,美在美中腾挪分婉。所以我说,竹节海棠是最英雄的母亲。

而今,被我分离出去后再被同事朋友分离出去的海棠保守估计起码有几百支了,如果那一天把这些花收集起来,开一个认祖归宗的大会,那该有多壮观啊?那些花子花孙们,对着自己的祖宗虔诚跪拜、倾诉,是多么生动庄严而又无与伦比的美啊?!

人与花是两个世界,人与花的伦理就是亲情的伦理、友情的伦理、爱情的伦理。至于修到何种层级的伦理关系,那就看我们粗糙粗鄙的日常外表下,是否有一颗细腻善良的心来对待这些植物界的使者们。

花是使者,它让人间尘色因一颗慈悲的心而俗烟渐无、尘心顿尽。



月季

顾嫣然



在画室做饭

□米拉

我们在拉萨体验唐卡学习原本只有两周时间。从繁忙的都市中抽身离去两星期,似乎已是非常奢侈,可一旦画画入了迷,别说是两周,就是几个月也不嫌多。眼看着我们的唐卡绝不可能在两星期内全部完成,内心开始摇摆起来。以我们当时的水平,仅仅只能自己完成全部的上色,此后还要二次勾线、勾金以及开脸,这些技艺只有积累了几年的上色功夫后才有能力完全驾驭,只能由师兄或老师来完成了。眼看着归期将近,师兄们拍着胸脯让我们放心把画交给他们,全部完成后发快递寄给我们,同时还打趣说:“走的时候不要哭鼻子哟。”看着眼前的尚未完成的画像,想着日日作画时温暖开心的时光,竟真的鼻子发起酸来。思虑再三,终于下定决心,推迟归期,直到唐卡全部完成后再回去!

这一天画室里突然多了一位胖胖的师兄,他煞有介事地在我们房间里查看每一位小师兄的画,还不时指指点点,评说着他们的优劣。安多师兄悄悄告诉我们:强巴大师兄回来啦!强巴在藏语里是弥勒佛的意思,这位师兄圆圆的脸,胖胖的身量,真有些像内地的弥勒佛造像。听安多师兄说,强巴师兄前段时间生病了,在医院做了个小手术,我们来画室时正巧他还在医院养病,现在刚出院就回来画画了。他已经在画室学了好多年,辈分比较高,所以要喊他大师兄。

没想到很快强巴师兄就开始来指导我们画画了。他教给我许多不同的点染技巧,我也常把自己画的进度拿去请他验看。老师得知我和同伴都推迟了归期,便安排强巴师兄来帮助我,阿布小师兄负责帮助同伴,直到唐卡全部完成。第一天来到画室时做好的洁白的画布,现在被填上了鲜艳饱满的色彩:湛蓝的天空中飘动着朵朵祥云,白雪皑皑的山峰

之下是如茵绿草,一泓碧蓝的潭水中泛着朵朵浪花,画面中央是端坐在莲台之上的佛祖,他身披红色袈裟,结跏趺坐,左手结禅定印,右手接触地印;佛祖身后有深蓝与金黄的背光,头部后方是浅绿的头光;在背光之外是一些奇花异卉,头光的正上方是一朵盛开的莲花,莲花正中有一颗摩尼宝珠。待上色全部完成时,我们已经在画室奋斗了整整十五天。接下来就由师兄们正式接手,开始进行二次勾线。

这时我们突然清闲了下来,师兄勾线时,我们坐在一旁观看学习,同时再画一些铅笔稿,磨炼稚嫩画技。这天中午,洛追老师说大家一起做包子,因为在萨嘎达瓦期间,所以做素馅包子。师兄们有的负责和面擀皮子,有的负责刨萝卜丝拌馅,最后大家一起围过来做包子。可我一看到大家做出来的成品,大多数是饺子的形状,而且各有不同,有些背面捏褶子,有些没褶子,有些是元宝形状,还有些是略复杂的柳叶形状,而我的同伴则按北方的做法包了圆形的包子。最后所有的包子一起上笼蒸熟,两大笼包子,各异的形状,代表着西藏和汉地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包子做法,看一眼都觉得生机勃勃。萝卜馅的包子有着蔬菜的自然清香,还包含着我们每个人的手工劳动,蘸着师兄们秘制的辣椒酱,这滋味真是久久难忘。

第二天我和同伴自告奋勇为大家做饭,让大家尝尝我们汉族姑娘的手艺。中午十一点多,我们去储藏室找拿手的食材,挑了番茄和丝瓜,又去附近的小卖店买来豆腐和蘑菇,然后开始洗洗切切。这天画室共有十八个人,第一次做这么大量分的饭菜,内心有点儿小激动。我们的铁锅格外的大,炒菜用的是金黄浓稠的菜籽油。不过厨房没有抽油烟机,炒菜时周围烟雾缭绕。我先做了番茄丝

瓜羹,一大盆番茄下油锅翻炒,再倒入丝瓜,略炒一会儿,多加些水,盖上锅盖炖一下,待番茄出汁丝瓜炖软后放盐出锅。紧接着再做双菇炖豆腐,蘑菇和香菇下油锅翻炒后放入老豆腐,加水炖煮,直到煮出鲜味,再放盐收汁出锅。这时一位师兄来厨房看我们的成果,满满两大盆菜正冒着热气,可他连连摇头,“不够不够,菜量不够”。由于我们第一次做十八人份的菜,自以为已经放足了量,可还是差了不少。以往我们吃饭时都是把菜装在盆里,放在小院偏西头的空地上,大家搬来垫子围坐一圈,会有师兄拿起装菜的盆先端给老师,请老师夹菜,然后依次传给大家,一圈传完,盆里还有不少菜,大家边吃边夹。而这天我做的菜量太小,师兄便出了个主意,让我们盛好饭后预先把菜分到十八个碗里。厨房外边有一个旧的长条书桌,我们把十八个大碗一溜排开,盛满了白米饭,然后小心翼翼地往每只碗里添菜。果然两盆菜分到各人碗里后只能勉强把白米饭盖满,不觉有些惭愧,想想过去半个月来师兄们每天轮流做饭,他们已经默默坚持了多少个年头,而我们只是带着新鲜感偶一为之。

这天晚上还是我俩做饭。吸取了中午的教训,晚上加倍预备了食材,几大根胡萝卜、一大捧茄子、一大把豇豆、一堆小土豆、几只洋葱。我和同伴一起洗切完毕,由她来掌勺。做了一盆清炒胡萝卜丝、一盆茄子炒豇豆、两盆红烧的土豆洋葱胡萝卜。我煮了十八人份的面条,把面条都盛到饭碗里,菜放在一边,看上去满满当当的,终于弥补了中午的愧疚。师兄们也说我们做的饭菜非常美味,强巴师兄开玩笑说,干脆你们留下专门做饭吧,每个月给你们一张唐卡作为报酬。这时我不禁浮想联翩,如果真的能留在这里,该多好啊……



母亲与花

□吴建

母亲节那天,与妻一起驱车回老家看母亲。途中,下车购买给母亲的礼物。妻问:“买什么好呢?”我说:“就买些吃的、用的吧。”妻撇撇嘴:“老土,都什么年代了,还买这些。到前面的花店买一束康乃馨献给妈妈吧。”我有些踌躇:送花给母亲确实是一件很高雅的美事,可母亲不认识康乃馨,更不知道康乃馨所象征的花语。妻催促道:“别犹豫了,快去买吧,让咱妈也浪漫一回。”我想也是,因为哪个女人不喜欢花呢?

母亲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但她也是识花,也爱花的。乡下多野花,一年四季,田边地头,各种各样的花儿竞相开放,什么迎春花、鸡冠花、野菊花、蜡梅花,你方唱罢我登场,花开花落,花落花开,把个乡野打扮得花枝招展,风姿绰约。可我是个花盲,除了桃花、梨花、杏花,其他一概不知。母亲却能随口说出这是什么花,那是什么花。每年初夏,母亲总要采摘木香花、梔子花回来,插在盛了清水的大花碗里,那或浓或淡的清香溢满农家小屋,沁人心脾。母亲说:“闻着花香,再苦再累也不觉得。”是的,只要有花做伴,勤劳的母亲无论做什么农活都感到快乐。

然而,爱花的母亲不识康乃馨。母亲是个极节俭的人,她从不让儿女为她花钱买什么,更别说买康乃馨了。曾经有同事在母亲节这天买了一束康乃馨献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听说买这一束花花花了80元钱,很是心疼,絮絮叨叨地说还不如买补品。同事后来在办公室里讲起这件事,很是委屈。所以母亲节我也就不送花给母亲,不曾告诉她康乃馨是母亲花,我怕送花给她也会像同事那样招来一大堆“浪费”的念叨。每到母亲节,我打电话给母亲,只是简单地提醒母亲加几个菜,吃好吃,别亏待自己的身子。现在看着妻子喜滋滋买来一大束康乃馨,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母亲看到这些花,会不会责怪我们乱花钱呢?

回到老家,母亲正在菜园里薅草。当我和妻子祝贺她的节日并奉上康乃馨时,母亲惊呆了,语无伦次地说:“这,这是什么花?你们送花给我干什么?”妻子笑着告诉她:“这花叫康乃馨,今天是母亲节,在外国,儿女在这一天都要送康乃馨给自己的母亲。今天我们也要让您高兴一回。”母亲羞红了脸,她将沾了泥土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才接过花,看

了看嗔怪道:“这花恐怕要好多钱买吧,你们这么破费干什么?我一个乡下老太,要什么康乃馨?”

是啊,几十年没有康乃馨的日子,母亲不也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吗?母亲养育了五个儿女,操心忙碌至今。从记事起我就觉得母亲像墙上的上足弦的钟表永远没有停摆的那一天。耕田耙地、洗衣做饭、喂猪赶牛,甚至夜深了还在昏暗的灯光下为我们缝衣做鞋。她的所作所为绝不是为了得到母亲节的祝福,更不是为了几支康乃馨的绽放。那时的她还不知道有一种名叫康乃馨的花,她连有关康乃馨的梦都没做过,她只是努力地养育她的儿女,一针一线一丝一缕都是母亲亲情的流露。回忆起这些往事我才真正明白,一束康乃馨与铺天盖地的母爱比起来实在是太渺小了。

母亲虽这么说,可她还是将我们带来的花瓶灌了大半瓶水,小心翼翼地把花插在花瓶里,放在柜台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饱经沧桑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欣慰。

“这花还蛮漂亮呢。”一直在端详着康乃馨的母亲如是说。

我和妻子相视一笑。